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魚漏網 施囚婦狡兔投羅

天地寥寥闊，江湖蕩蕩空，乾坤廣大盡包容。定盤打算，只不漏奸雄。殺人番脫底，漁色巧成凶，安排凡事聽天公。要分孽鏡，情法果曾同？

——右調《南柯子》

再說武城縣裡有一人，姓程，名謨，排行第三，原是市井人氏，弟兄六個，程大、程二俱早年亡故，只剩弟兄四人。獨程謨身長八尺，面大身肥，洗補網巾為業，兼做些鼠竊狗盜的營生，為人甚有義氣。他那竊取人家物件，也不甚麼瞞人。人有可惜他的，不與他一般見識；有怕他兇惡的，又不敢觸他的凶鋒。大酒塊肉，遇著有錢就買，沒錢就賒，賒買不來就白白的忍饑。鄰捨家，倒是那大人家喜他，只是那同班輩的小戶甚是憎惡。

緊鄰有個廚子，名喚劉恭，也有八尺身軀，不甚胖壯，一面慘白鬚鬚。三個兒子：大的叫劉智海，第二的是劉智江，第三的是劉智河。這個劉恭素性原是個歪人，又恃了有三個惡子，硬的妒，軟的欺，富的嫉忌，貧的笑話，尖嘴薄舌，談論的是是非，數說人的家務，造言生事，眼內無人，手段又甚是不濟。人家凡經他做過一遭的，以後再叫別的廚子，別人也不敢去。他就說人搶他的主顧，領了兒子，截打一個臭死。最可惡的，與人家做活，上完了菜，他必定要到席上同了賓客上坐。

一個蔡逢春中了舉，請眾鄉宦舉人吃酒。他完了道數，禿了頭，止戴了一頂網巾，穿了一件小褂，走到席前朝了上面拱一拱手，道：「列位請了！這菜做的何如？也還吃得麼？」眾客甚是驚訝。內中有一位孟鄉宦，為人甚是灑落，見他這個舉動，問說：「你是廚長呀？這菜做的極好。請坐吃三鐘，如何？」劉恭道：「這個使的麼？」孟鄉宦道：「這有何傷？咱都是鄉親，怕怎麼的？」他便自己拉了一把椅子，照席坐下。眾人愕然。孟鄉宦道：「管家，拿副鐘箸兒與廚長。」他便坦然竟吃。恨的蔡舉人牙頂生疼。客人散了酒席，一個帖子送到武城縣，二十個大板，一面大枷枷在十字街上，足足的枷了二十個日頭，從此才把他這坐席的舊規壞了。

他的兒子都是另住，他與他的老婆另在一個路東朝西的門面房內，與程謨緊緊間壁。這個老婆天生天化，與劉恭放在天平秤兌，一些也沒有重輕。兩口子妄自尊大，把那一條巷裡的人家，他不論大家小戶，看得都是他的子輩孫輩。

他門前路西牆根底下，掃除了一搭子淨地，每日日西時分，放了一張矮桌，兩根腳凳，設在上下，精精緻致的兩碟小菜，兩碗熟菜，鮮紅綠豆水飯，雪白的麵餅，兩雙烏木箸，兩口子對坐了享用。臨晚，又是兩碟小菜，或是肉鮮，或是鯪魚，或是咸鴨蛋，一壺燒酒，二人對飲，日以為常。夏月的衣服，還也照常；惟是冬年的時候，他戴一頂絨帽、一頂狐狸皮帽套、一領插青布藍布裡綿道袍、一雙皂靴，撞了人，趾高氣揚，作揖拱手，絕無上下。所以但是曉得他的，見了他的，再沒有一個不厭惡痛絕。

這程謨做些不明白的事件，他對人欺壞他行止。人家不見些甚麼，本等不與程謨相干，那失盜之人也不疑到程謨身上，偏他對人對眾倡說，必定是程謨偷盜。程謨一時沒有飯吃，要賒取些米麵，不是漢子，就是老婆，只除他兩口子不見就罷；教他看見，他必定要千方百計破了開去。

一日，一個糶米豆的過來，程謨叫住，與他講定了價錢，說過次日取錢。那糶糧的人已是應允。程謨往裡面取升，這劉恭的老婆對了那糶糧的人把嘴扭兩扭，把眼擠一擠，悄悄說：「他價賒人的東西，不肯還人的錢價；要得緊了，還要打人。」程謨取出升來，那糶米豆的人變了卦，挑了擔子一溜風走了。程謨曉得是他破去，已是懷恨在心。過了半日，又有一個賣麵的過來，程謨叫住，又與他講過要賒。那賣麵的滿口應承。程謨進房取秤，又喜劉恭兩口子都又不在跟前，滿望賒成了面，要烙餅充饑。誰知那劉恭好好在屋裡坐著，聽見程謨賒面，走出門前，正在那裡指手畫腳的破敗；程謨取秤出來，撞了個滿面。賣麵的挑了擔就走。程謨叫他轉來，他說：「小本生意，自來不賒。」頭也不回的去。

程謨向劉恭說道：「你這兩個老畜生也可惡之極！我合你往日無仇，今世無冤，我合你是隔著一堵牆的緊鄰，我沒生意，一日有得飯吃，你升合不肯借我也自罷了；我向人賒升米吃，你老婆破了。我等了半日，再向人賒斤麵吃，你這賊老忘八羔子又破了我的！」

看官聽說：你想這劉恭兩個雌雄大蟲，豈是叫人數落、受人罵老忘八羔子的人？遂說：「沒廉恥的強賊！有本事的吃飯，為甚麼要賒人的東西，又不還人的錢價？叫人上門上戶的嚷叫，攪擾我緊鄰沒有體面！是我明白叫他不要與你，你敢咬了我的雞巴！我還要攆了你去，不許你在我左邊居住哩！」程謨不忿，捏起盆大的拳頭照著劉恭帶眼睛鼻子只一拳，誰知這劉恭甚不禁打，把個鼻子打偏在一邊，一隻眼睛珠打出掉在地上，鮮血迸流。劉恭的老婆上前救護，被程謨在膀子上一腳，拐的跌了夠一丈多遠，睡在地上哼哼。程謨把劉恭象拖狗的一般拉到路西牆根底下，拾起一塊棒椎樣的甕邊，劈頭亂打，打得腦蓋五花迸裂、骨髓橫流。眾街坊一來懼程謨的凶勢，實是喜歡這兩個歪人一個打死，一個償命，清靜了這條街道。

程謨見劉恭死停當了，對著眾人說道：「列位高鄰，我程謨償了劉恭的命，劉恭被我送了命，一霎時替列位除了這兩害，何如？」眾人說道：「你既一時性氣做了這事，你放心打官司。你的盤纏，我程嫂子的過活，你都別管，都在俺街裡身上。」程謨臥倒在地，替眾人磕了頓頭，佯長跟了地方總甲去了。眾人感他除了這劉恭的大害，審錄解審，每次都是街裡上與他攢錢使用。還有常送東西與他監裡吃的。他的媳婦雖是醜陋，卻不曾嫁人，亦不曾養漢，與人家看磨做活，受窮苦過。程謨駁了三招，問了死罪，坐在監中，成了監霸，倒比做光棍的時候好過。

一年，巡按按臨東昌，武城縣將監內重犯僉了長解，押往東昌審錄。別個囚犯的長解偏偏都好，只有這程謨的長解叫是張雲，一個趙祿，在路上把這程謨千方百計的凌辱，一日五六頓吃飯，遇酒就飲，遇肉就吃，都叫程謨認錢；晚間宿下，把程謨繩纏鎖綁，腳練手扭，不肯放鬆。程謨說道：「我又不是反賊強盜，不過是打殺了人，問了抵償，我待逃走不成？你一路吃酒吃肉，僱頭口，認宿錢，我絕不吝惜，你二位還待如何只這般凌虐？我程謨遇文王施禮樂，遇桀紂動干戈，你休要趕盡殺絕了！」張雲、趙祿說道：「俺就將你趕盡殺絕，你敢怎麼樣？」程謨說道：「誰敢怎麼樣的？只是合二位沒有仇，為甚么二位合我做對的緊？」張雲對趙祿道：「且別與他說話，等審了錄回來，路上合他算帳。『鼻涕往上流』，倒發落起咱來了！」

到了東昌，按院掛了牌，定了日子審錄。張雲、趙祿把程謨帶到察院前伺候。程謨當著眾人就要脫了褲子屙屎。眾人說：「好不省事！這是甚麼所在？你就這裡屙屎！叫人怎麼存站？」程謨說：「你看爺們！我沒的不是個人麼？這二位公差，他不依我往背淨處解手，我可怎麼樣的？」別的解子們都說張雲、趙祿的不是：「這是人命的犯人，你沒的不叫他屙屎？這叫他屙在這裡，甚麼道理？」張雲見眾人不然，同了趙祿押了程謨到一個空闊所在解手。

程謨看得旁邊沒有別人，止有二人在側，央張雲解了褲，墩下屙完了屎，又央張雲與他結褲帶，他將長枷梢望著張雲鼻樑上盡力一砍，砍深二寸，鮮血上流，昏倒在地。趙祿上前扯他的鐵鎖，程謨就勢趕上，將手扭在趙祿太陽穴上一搗，搗上了個碗大的窟窿，暈倒在地。程謨在牌坊石坐上將扭磕開，褪出手來，將腳上的鐵鐐擰成兩截，提起扭來望著張雲、趙祿頭上每人狠力一下，腦髓流了一地，魂也沒還一還，竟灑手佯長往鄂都去了！程謨手裡拿著磕下來的手扭做了兵器，又把那斷了的腳鐐開了出來，放開腳飛跑出城。

有人見兩個公差打死在地，一片長板丟棄在旁，報知了武城知縣。差人察驗，知是走了程謨，四下差人跟捉，那有程謨的蹤影？只得稟知了按院，勒了嚴限拿人，番役都上了比較，搜捕的萬分嚴緊。

有人說：程謨的那個老婆在刑房書手張瑞風家管碾子，只怕他知情也未見得。三四個公人尋到那裡。其實張瑞風家把程謨的老

婆叫將出來，眾人見了這個藍縷醜鬼的模樣，自然罷了。誰知合該有事，天意巧於弄人。張瑞風家抵死賴說沒有程謨的老婆在家。這些差人越發疑心起來。又兼這張瑞風衙門裡起他的綽號叫是「臭蟲」，人人都惱他的。眾人齊聲說道：「這是奉上司明文，怕他做甚？到他裡面翻去！」

倒不曾搜著程謨的老婆，不端正剛撞見一個三十以下的婦人，恰原來是那一年女監裡燒殺的小珍哥。眾人看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說：「這不是晁源的小老婆小珍哥是誰？沒的咱見鬼了！」小珍哥一頭鑽進屋去，甚麼是肯出來。眾人圍住了房門說道：「剛才進去的那位嫂子，俺好面善，請出來俺見一見。」張瑞風的老婆在簾子裡面說道：「這是俺家的二房，臨清娶的，誰家的少女嫩婦許你這些漢子看？你拿程謨，沒的叫你人家老婆來麼？」眾人道：「這說話的是張嫂子呀？俺剛才見的那婦人，是監裡晁監生的娘子，眾人都認的是真。你叫他出來，俺再仔細認認，要果然不是他，等張師傅來家，俺眾人替他磕頭陪禮。他要再不饒，俺憑他稟了大爺，俺情願甘罪。你必欲不叫他出來，俺別的這裡守著，俺著一個去稟了大爺來要他。」張瑞風娘子道：「小珍哥托生了這八九年哩，如今又從新鑽出他來了？你列位好沒要緊！你不過說當家的沒在家，得空子看人家老婆呀！」眾人說：「這意思不好！私下乾不的！俺這裡守著，著一個稟大爺去。」

果然著了一個姓於名桂的番役，跑到縣裡稟說：「小的們打聽得程謨的老婆在刑房書辦張壽山家支使，小的們撲到那裡，張書辦沒在家。他家回說：程謨的老婆沒在他家。小的們竟到他裡邊翻去，沒翻見程謨，只見一個媳婦子，通似那一年監裡燒殺的施氏。小的們待認他認，他鑽在房裡，必不肯出來。張書辦媳婦子發話，說小的們因他漢子不在家，乘空子看他老婆哩。」

縣公問說：「這施氏是怎麼的？」於桂稟說：「這施氏是個娼婦，名叫小珍哥，從良嫁了晁鄉宦的公子晁監生。誣枉他嫡妻與僧道有奸，逼的嫡妻吊死了，問成絞罪。九年前女監裡失火，說是燒死了，如今撞見了這婦人通是他。小的們一個錯認罷了，沒的小的們四五個人都眼離了不成？」縣公問說：「那時燒死了有屍沒有？」於桂說：「有屍。」縣公說：「屍放了幾日才領出去？只怕屍領得早，到外邊又活了。」於桂道：「若是那個屍，沒有活的理，燒得通成灰了。」縣官問：「屍後來怎麼下落了？」於桂說：「晁鄉宦家領出去埋了。」縣官說：「晁鄉宦家見燒得這等，也不認得了。叫張壽山來！」同房說：「他今日不曾來。」

縣官拔了兩枝簽，差了兩名快手，從院裡娼婦家尋得他來。快手也只說縣官叫他，不曾說因此事。張瑞風來到，縣官問說：「晁監生的妾小珍哥說是燒死了，如何見在你家？」張瑞風神色俱變，語言恍惚，左看右看，回說：「小珍哥燒殺了九年多了，沒的鬼在小的家裡？」縣官說：「奴才！你莫強辯！」差了於桂，叫拿了來，叫張壽山跪在一旁伺候。待不多一會，將珍哥拿到。

縣官問說：「這果然是小珍哥麼？」小珍哥不答應，只管看張壽山。張壽山說：「這是小的臨清娶的妾，姓李，怎是小珍哥？這人模樣相似的也多，就果真是小珍哥，這又過了九年，沒的還沒改了模樣？就認得這們真？」於桂等眾人說道：「就只老相了些，模樣一些也沒改。」縣官教拿夾棍夾起。珍哥說：「你夾我怎麼呀？我說就是了。那年燒殺的不是我，是另一個老婆。我趁著失火，我就出去了。」縣官說：「你怎麼樣就得出去？」珍哥指著張瑞風道：「你只問他就是了。」

這縣官是個有見識的，只在珍哥口裡取了口辭，豈不真切？果被他哄了。叫上張瑞風審問，他支吾不說，套上夾棍，招稱：「九年前一個季典史，叫是季逢春，每日下監，見珍哥標緻，叫出他一個門館先生沈相公到監裡與小珍哥宿歇，又叫出一個家人媳婦到監伏事。一日，女監裡失了火，那家人媳婦燒殺了，小珍哥趁著救火人亂，季典史就乘空把他轉出去了。那燒殺的家人媳婦就頂了小珍哥的屍首，屍親領出去埋了。後來季典史沒了官回家，小珍哥不肯同去，留下小的家裡。這是實情。」小珍哥掉了張瑞風的口氣，跟了回話，再不倒口。

縣官據了口辭，申了合乾上司，行文到季典史原籍陝西寶雞縣提取季典史並沈相公、燒死媳婦子的本夫。這季典史家事極貧，年也甚老。那有甚麼沈相公、家人娘子的夫主？本處官府追求不出，只得將季典史解到山東。

季典史極力辯洗，經了多少問官，後經了一個本府軍廳同知，才問出真情，方與這季典史申了冤枉：審得張瑞風自從珍哥進監，他倚恃刑房書辦，垂涎珍哥姿色，便要謀奸。只因晁源見在，一懼晁源勢力，不敢下手；一因晁源饋送甚厚，不好負心。後晁源已死，又因晁源家人晁住時常進監與珍哥宿，張瑞風將晁住挾制毆打，將珍哥上桤凌虐，珍哥隨與張瑞風通姦情厚。珍哥在監內，晁源在日，原有兩個丫頭並晁住媳婦在監伏事。晁源死了，晁源母晁宜人將丫頭媳婦俱叫出監去。張瑞風隨買了一個算卦的程捉鰲老婆吃醉了酒，睡熟的珍哥炕上，放起火來，將程捉鰲老婆燒死在內。珍哥戴了帽子，穿了坐馬，著了快鞋，張瑞風合三個禁子做了一路，羽翼了珍哥，趁著救火走出，藏在張瑞風家內。張瑞風要瞞人耳目，故意往臨清走了一遭，只說娶了一個妾。報了珍哥燒死，屍親領出葬埋。天網不疏，致被捉獲。申明瞭上司。

季典史完得官司，因年老辛苦，又缺盤費，又少人服事，衣食不敷，得病身死。還虧了幾個舊時衙役攢了幾兩銀子與他盛殮，送了他棺木還鄉。張瑞風問了斬罪，三個禁子都問了徒罪，程捉鰲坐了知情，也問了絞罪，由縣解府，由府解道。張瑞風合珍哥各人六十板，程捉鰲合三個禁子每人四十板。過了兩日，張瑞風棒打心死了。又過了一日，程捉鰲也死了。那日珍哥打得只剩了一口氣，萬無生理，誰知他過了一月，復舊如初。

晁夫人聞知此事，不勝駭異，也絕没人去管他。有人叫晁夫人把程捉鰲的老婆掘了出來。晁夫人道：「人家多有舍義塚舍棺木的，既是埋了，況又不在自己地內，掘他怎麼？」

珍哥這事傳了開去，做了山東的一件奇聞。珍哥此番入監，晁家斷了供給，張瑞風又被打死，只得仰給囚糧，苟延殘命，衣服藍縷，形容枯槁。誰知這八百兩銀子聘的美人狼籍得也只合尋常囚犯一般！第二年，按院按監本縣，報了文冊，臨期送審。珍哥身邊一文也無，又沒有了往時的姿色可以動人憐愛，這路上的飯食頭口何以支持？審錄必定要打，打了如何將養？把一個生龍活虎倚了家主欺凌室的心性也消磨得盡淨。無計可施，只得央了一個禁子走到晁家門上，尋見了晁鳳，叫他轉央晁夫人看晁源的情分，著個人照管審錄。

晁夫人道：「我也只說這塊臭肉，天老爺已是消滅了，誰想過了這們幾年，從新又鑽出來臭這世界！我不往家裡攪這堆臭屎！我已給他出過殯埋過他了，他又出世待怎麼！誰去照管他！晁鳳，你要房錢去，湊二兩銀子你送給他，叫他拿著來回盤纏。你再回他：『這往後也過不出好日子來了，還活著指望甚麼呢？趁著有奶奶，只怕還有人妝裏你；若再沒了奶奶，誰還認的你哩？這去審錄，說甚麼不打四五十板子，這是活著好麼？』」

晁鳳問住房子的人家要了二兩銀，到了監裡。見了珍哥，穿著一條半新不舊的藍布褲，白布膝褲子，象地皮似的，兩根泥條裹腳，青布鞋，上穿著一領藍補丁小布衫，黃瘦的臉，蓬著頭，見了晁鳳，哭的不知怎麼樣的，說：「我待怎麼，可也看死的你大爺分上！奶奶就下的這們狠，通也就不理我一理兒！」

晁鳳說：「你別怪奶奶；你乾出甚麼好事替奶奶掛牌扁哩，指望奶奶理你？那年燒殺的說是你，奶奶買的杉木合的材，買的墳地，請了僧人念的經；二叔還持服領齋。誰都想便宜了別人！後來又鑽出這們等的！這是二兩銀子，奶奶叫送與你來回盤纏。奶奶說：往後的日子也沒有甚麼好過的了，叫你自己想哩。」珍哥接了銀子只是哭，又問：「晁住這賊忘恩負義的強人在那裡哩？」晁鳳說：「管墳上莊子的不是他麼？吃的象個肥賊是的！」珍哥哭著罵道：「我待不見那忘八羔子哩！事到其間，我也不昧陰了。你大爺在日，我就合他好。如今就一點情分兒也沒了，影兒也不來傍傍！怕牢瘟染上他呀？」

晁鳳道：「你可別怪他。從那一年惹了禍出來，奶奶說過，他再到這監裡來，奶奶待擰折他腿哩！」珍哥說：「他就這們聽奶奶說？奶奶就每日的跟著他哩？你替我上覆奶奶：你說我只沒的甚麼補報奶奶，明日不發解，後日准起解呀，要是審錄打不殺回，這天漸漸的冷上來了，是百的望奶奶紮剗剗刮我的衣裳，好歹只看著你大爺分上罷！」晁鳳長吁口氣道：「我說可只是你也看看大爺的分上才好哩！」珍哥說：「我怎麼不看大爺的分上？」晁鳳說：「你坐監坐牢的已是不看分上了，又在監裡養漢，又弄出這們事來！你親口說養著晁住哩！這是你看分上呀？」珍哥道：「這倒無傷。誰家娶婚的有不養漢的來？」

晁鳳到家回了前後的話。果然次日武城縣將監內重囚逐名解出。小珍哥有了這二兩銀子，再拾上這隨身的寶貨，輕省到了東昌，伺候按院審錄。長解與他算計，把查盤推官的皂隸都使了銀子，批打時，好叫他用情。不料按院審到珍哥跟前，二目暴睜，雙眉直豎，把幾根黃鬚紮煞起來，用驚堂木在案上拍了兩下，怪聲叫道：「怎麼天下有這等尤物！還要留他！」拔下八枝簽，拿到丹墀下面，鴛鴦大板共是四十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汪洋，止剩一口微氣。原差背了出來，與他貼了膏藥，僱了人夫，使門板抬了他回去。離縣還有五里，珍哥惡血攻心，發昏致命，頃刻身亡。差人稟了縣官，差捕衙相驗明白，取了無礙回文，准令屍親領葬。晁夫人聞知，差了晁鳳晁書依還抬到真空寺裡，仍借了僧房，與他做衣裳，合棺木，唸經發送，埋在程捉鰲老婆身傍。

卻說珍哥自從晁源買在家中，前後裡外整整作業了一十四年，方才這塊臭痞割得乾淨。可見為人切忌不可取那娼婦：不止喪了家私，還要污了名節，遺害無窮！晁源只知道挺了腳不管去了，還虧不盡送在這等一個嚴密所在，還作的那業，無所不為；若不是天公收捕了他去，還不知作出甚麼希奇古怪事來！真正：

醜是家中寶，俊的惹煩惱。再要娶娼根，必定做八老！

這晁源與珍哥的公案至此方休，後面再無別說。